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七

欽宗皇帝

李綱守議

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初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家爲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不及召而上皇疾作皇太子即位　辛酉欽宗始御崇正殿　乙丑召太常少卿李綱對於延和殿翌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覲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

宫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綱叙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宇屬望道君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顧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今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内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

財姑如元數可也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遂有此命

此據李綱傳言錄修入用吳敏薦得對據敏手錄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金人犯濬州　己巳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刼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命吳敏為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從事尚書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新知開德府聶山為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

司是日聞濬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幸出通
津門　庚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
守同知樞密院李梲副之聶山爲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
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綱侍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
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内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
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
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
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
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
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
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

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
時内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
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
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
詣東壁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
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壕河惟樊
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爲淺狹然可以精兵強弩
據也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
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
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
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

知兵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處
辟曰李綱莫能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懦懦使治兵願
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問執政有何
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上即
命除綱右丞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綠非所以示中外即時
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上入
進膳賜宰執食于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
之計猶未決也召命綱與梲留守綱言唐明王聞潼關失
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後僅能復之范祖
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
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留捨

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
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
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
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
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
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
中宮國公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敵專以委卿綱曰受命
與梲同出宿於尚書省宰執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
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
綱入朝至祥曦殿見禁衛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
幞將升車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

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不居此將安之綱出與殿帥王宗湛等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有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敵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同列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降輦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免勵之意俾閤門官宣撫六軍將士每向聲喏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副之置

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銀錢各百萬朝請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　壬申詔每路差近上內侍一員督帥臣將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離不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是夕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擿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杈木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自上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氊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四壁各備以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

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護延豐倉倉有荳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外占樊家岡使敵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敵抵城下矣

甲戌金使吳孝民跪奏云云又曰皇子令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厚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上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棁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綱獨留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

卿性剛不可以性綱對曰敵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棁柔懦而誤國事因言彼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　乙亥李綱方入對外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上命綱督將士扞禦綱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度壕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

坐砲及之而金兵有乘筏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百數十級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綱登城督戰上遣中使勞問手劄褒諭給内庫酒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剛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亦不足充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禧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

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之太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皆不足較也上黙然綱因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欺我此徐議也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與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朝廷即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以李鄴高世則爲送伴使副綱尚留三鎮詔書不遣幾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爲後圖也

丁亥檢校少保静難軍節度使河北河

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闕下李綱言于上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于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北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既分

癸巳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其實不

過六萬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之兵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于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絶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絶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錮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二月丁酉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故反為敵所敗詳見徽宗金國 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

景陽門勒兵于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敵騎出没鏖戰于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既而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馬為敵所殲無復存者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敵也　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閣罷命乃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並如故是夕上降親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意綱感泣以謝　辛丑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

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抵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具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帑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

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稍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誘忌嫉無所不至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返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於是軍民數萬人擁伏闕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

退胡自東華門至闕前衆指李邦彥數其罪嫚罵至前攫
其履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兼開封尹聶昌舉辭揖衆等
曰諸公為此可謂忠義矣遲者以聞上令閤門受所上書
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
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閧然曰安知非偽耶須見李右丞
种宣撫復用乃退于是知樞密院事吳敏傳宣云李綱用
兵未利不得已罷之俟金兵稍退令復職猶不退時已日
晡矣百姓乃舁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撾而壞之山呼震地
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
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猶愈于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
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濋奏于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

罷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言
于衆曰已得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院迎之上
益怒于是相繼而宣諭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
宣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肉臠而磔之卽矯
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取其肝腸揭之竿
首號于衆曰此逆賊也綱皇懼入對泣拜請死上亦卽復
李綱尚書右丞充京西四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固辭上
不許俾出東華門右掖門宣諭衆亦稍去綱再對上命復
節制勤王師師道亦歸其廨士庶知二人復用也遂散時
師道實不罷蓋外議流傳之妄云　壬寅是夕李綱宿咸
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　先是蔡懋號令將

士金人迫城不得輒施故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之軍皆驚呼　丙午金人退師　己酉尚書右丞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栰渡河今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請于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　庚戌以中大夫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四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八

欽宗皇帝

誅六賊

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六賊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盛莫大于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勑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頌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材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亦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

者道君皇帝亦非不知之時留以遺陛下臣竊為陛下計莫若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而賢材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邦彥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起京散地寘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党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迫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

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黼少主
其篡奪復何疑者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
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京姦狀故數人者一
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冤之緣京用事姦人
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傅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
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
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
厭姦贓狼籍搢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
貫啟之貫實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左
右指使官至承宣閽卒庖人防圉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
有其比然貫實庸繆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

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歸金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聞諸邊人貫之用兵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而親隨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自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衂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隣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不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已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往往望風疾避亦有

不幸遭其點汙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招權以爲己力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邦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至出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常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古在諸侯之上使其

人不得盡言彥之究獄由此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官
吏稍有違忤即誣監司招撫佗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往往
憤恚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怨溢路去年京東河北
正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
浙農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
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
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
子皆曾犯徒杖眷始因暗事蔡京實緣交結閹寺遂致超
顯招權怙勢氣焰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
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為收買花
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

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為名多破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擾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徵民屋廬削民冢塋幽冥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岸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不可到之地茍有一花一石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中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是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取得而後已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勔父子方且長惡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獘盜賊滋起邊方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下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

上皇若不誅京等將何必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
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耶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
成陰敗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
貫又從而結怨于遼裔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
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
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之
志果成于陛下豈不偉哉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
又聞有養死士數百人自為之備者陛下萬一稍從寬貸
止於竄逐禍胎尚存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外寇殆有
甚焉唐文宗嘗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陛下誠不
可不留神也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

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臣又聞道路之言曰蔡京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猶爲詩迷道君皇帝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邪此大不然者朱勔以奇伎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王黼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者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遂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京東盜起米斗千錢兵民餬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道君

皇帝詔罷西城所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强占不肯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何容今黔黎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

欽宗實錄具載陳東書可不鑒哉下仍云其後悉施行之

靖康元年正月己巳竄遠軍節度使朱勔放歸田里責太傅楚國公致仕王黼爲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黼彥仍籍沒家貲　壬申太

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廹逞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邑悉取給焉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人所動心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暎是京子攸之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衆萬閒私養死士自為之備臣嘗上書言六賊罪惡賊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貪緣上皇遂請此行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必假上皇之威東勢竊發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為患豈外寇比哉望悉追數賊

悉正典刑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毫庶全陛下
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上然之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
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村為盜所殺詔籍其貲小人乘
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疋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臣於去年冬嘗與諸生伏闕上書
論六賊之罪又近言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挾道君南
巡恐生變亂乞追還闕下各正典刑至今未蒙盡行或謂
朝廷方有外難未暇議此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外
難者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取其兄俅伸等書報言
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為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
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

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
舉望慟哭童貫隨今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凡
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傍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
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
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憤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
至於此況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
粹中乃京甥壻其弟虛中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
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晦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
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勈有一
鄉附己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倚者一旦南渡即恐衆
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陷傾

父子使之離間其事必有至難言者何為尚不忍於此非梁師成陰有營救而然邪請言師成之惡外雖愉佞而其衷陰險禍賊招權怙勢壞法亂紀無所不至上皇每所進用宰執侍從師成必狀以為己功故大臣聽命師成以行國政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特赴廷試宏自賜第之後仍令循使臣之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是富商豪子或非泛授官之徒以獻頌上書特赴廷試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唱名之日師成奏請陞降絕滅公道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鎮書藝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靡費百端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

柄使師成不去同惡尚存群賊等輩倚爲輿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胡可得哉云云乙未詔暴梁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爲彰化軍節度副使遣使臣押至貶所至八角鎮而死　二月甲寅侍御史孫覿言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廢移殆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充滿要塗禁錮忠良悉爲朋黨閨門渾濁父子喧爭厮役官爲横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而内訣益

肆覆出為惡怨氣充塞上干陰陽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
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斷貶斥王
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又言方王師之北伐
也貫攸為宣撫使提數十萬之師挫于敵手淹留彌歲卒
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蕭后納款金國韓
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辭折衷欲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
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
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竭矣迨金人結好則又招納
叛亡反覆賣國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前年秋貫以
重兵屯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去年冬貫復出
太原金人犯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遁逃以還謾

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于此追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携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貫攸之罪上通于天願陛下早正典刑以為亂臣賊子之戒　詔蔡京特責受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童貫特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三月甲午監察御史胡舜陟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勔于田里天下稱頌然典刑未正士論藉藉勔為民蠹賊為國召怨以御前財物東南諸司錢燕山免夫錢悉為花石什物之費前後竊耗不可勝極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空勔以市井之人而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厮役為横行媵

妾有封號汙辱名器中外不平云云詔勔安置廣南籍沒財產　乙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臣謂京父子雖無嘉謀讜論輔導人主而邪佞姦險能爲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右者若使其遲留幾甸他日奸謀復肆群臣皆樂附之陛下雖欲制之不可得矣願獨奮威斷亟行竄逐以慰天下公議制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太中大夫爲勒上皇北歸時依已降指揮令前去侍省

四月癸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爲亂階均犯大惡然竄殛之刑獨加于黼而京貫止于善地安置罷同罰異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又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

置典刑未正詔勔移韶州羈管子汝賢全州汝文峽州汝明建昌軍姪汝相某州汝舟臨江軍汝翼歸州弟勤撫州並居住　癸亥詔蔡京等久稽典憲衆議不容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勔移衢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勔子孫分送湖南　七月乙亥移蔡京於儋州攸于雷州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安置　甲申蔡京至潭州卒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　九月壬申臣僚言蔡京蠹國二十餘年罪惡貫盈陛下奮獨斷之威殺之海外京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扼掌而嘆攸之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若不竄之海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

安軍攸行至嶺外上遣使以手劄隨所止賜死并誅其弟
脩及朱勔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四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九

欽宗皇帝

二聖北狩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京城陷先是斡離不遣劉晏以十一月己丑入城翰林學士莫儔防禦使高世賞館之都亭驛晏曰皇子遣晏來云國相一軍非晩亦到欲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曰兩國義均骨肉與二帥相見固無害但事不順難以家至户曉都人見大兵已傅城下豈容車駕出郊晏頗以爲然及引見晏執禮甚恭奏對亦甚婉上大悦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既去數日黏罕軍果至青城遣蕭慶等四人來復令儔世賞館伴次日引見慶等力陳本朝

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退便不肯交今雖畫河為界元帥
必欲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至都堂後申前說何㮚曰本
朝自祖宗以來車駕惟是三年一次郊天方出城平居未
嘗離大内一步況今兵火在外豈容輒出此事實難相從
慶等退至驛受書去又數日復齎書來堅請出城會盟不
然則圍城之師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傅等皆曰此事
恐終難允從迺遣李處權吳德沖報謝不得見粘罕亦不
受書云自遣蕭慶計議　閏月乙巳慶等復來遂引見至
殿上即奏曰聖駕不須出城只要僕射何㮚議事㮚色變
上亦不許諭使人曰待遣馮澥曹輔去又請上皇皇太子
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太子方數

歲如何到得軍前撒離母曰此事尚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得親王二人亦可上曰待遣近上皇屬二人慶留四日乃受書去明日朝廷遣澥輔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諸代親王出使至軍前粘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澥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　乙卯劉晏再入城謂儔等曰兵已登城如扞禦得住即極力爲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相見當悉心保全宗社今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次日入見具陳斡離不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退至都堂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儔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驛雪大作晡後聞驛門外大擾閙者報賊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回少頃都人競趨驛擒晏等臠之　丁巳先是

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及城陷二帥令若水歸報趣何㮚來議事若水入城見上曰二帥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㮚及濟王栩爲請命使午後㮚栩同回同金人使人來議和御史中丞秦檜右司員外郎司馬朴相繼納款軍前　戊午上御宣德門敎守禦官吏軍民之罪傳宣撫諭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何㮚鄆王楷詣軍前請和二帥謂㮚楷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金人所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㮚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自乙卯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冥晦或雪未下時于陰雪中有雪絲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　己未何㮚再

往軍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無致驚疑　辛酉車駕詣青城尚書右僕射何㮚中書侍郎陳過庭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從上過南薰門有一人自稱統軍厲聲云奏知皇帝得皇帝親出其事甚好但安聖心上望齋宮門即下馬步入一小位中金人邀請乘馬而入上不聽二帥相見上與語唯粘罕應答琅然斡離不唯唯而已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立泥雪中以俟駕回　十二月壬戌朔車駕留青城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粘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晚有牓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竊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吏令知悉　癸亥

車駕自青城回父老夾道三呼拜于路側　甲子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金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金人索金一千萬鋌銀二千萬鋌縑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朝廷令群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買金銀金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括金帛御史監視納數又索京城騾馬詔除現任職事官留馬一疋外並限三日赴開封府納隱留者全家行軍法賞錢三千貫于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疋悉歸之　甲戌金人乞割河中府解州許之　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寇騎充斥攝大名尹張從請王移行府以河冰方堅自相至大名雖

涉河而地里不遠密邇王室發勤王之兵為便先是金人
遣使者致書且傳二帥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
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往先是輔回稱不知
康王所在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
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帥
黏罕亦遣珍珠大王同使臣八人入賀　壬辰金人迎康
王甚急學士院具詔金人再三易之遣中書舍人張澂行
以曹輔不見王而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庚子
車駕復幸青城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以問蕭
慶慶答云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㮚李若水亦欲上親
行上將從之會黏罕致書以諸國畢集加上其主徽號請

再幸營金使有髙尚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上欲無往恐金人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孫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賓客輔皇太子監國傳仍爲留守户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城稟以下皆從至晚遣王孝竭歸傳旨議事未畢來日入城詔令王若冲部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遣閤門宣讀舍人蒋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略無外援比者敵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所請求靡有不從終未肯斂兵而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結集自保土疆使予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若此痛若碎首

辛丑車駕在青城

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滅七百餘人遣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于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㮚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中書舍人孫覿尚書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初上幸金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而來索不已于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分遣搜探戚里宗室内侍僧道伎術倡優之家　丙午太學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是日通奉大夫劉

給死於金營　己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三萬八十兩
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疋詔令權住納　庚戌大風雨
上遣中使還城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自上再
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抵南薰門不可勝數至有
炙火于臂或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
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于是就相國寺定力院
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糶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
各率錢啟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
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才部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
道釋經板并館閣圖籍納金營　丁巳太學諸生爲書欲
詣軍前不得進以申留守同乞遞達上自青城以手札至

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　二月辛酉朔車駕在青城　乙丑都人傳聞挚駐軍前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人至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中了絶會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周禮義内侍藍忻醫官周道隆等稱各有窖蔵金銀乞差人搜取二帥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盡數發絶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斵取内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于是開封復根括立賞限陳首京城大恐　丙寅金兵塹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京撫諭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帝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而呉幵莫儔自金營持

文書至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册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傅等請詔號絶即以狀懇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趙氏二帥以非其主本意却之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開封尹補斬爲首者一人乃止初太上皇遲疑未行敵人令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敵取內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劾禁中所爲及升遐上皇并取諸王孫傅欲匿不遣并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爲真定府走馬承受真定陷金人置

之軍中用事云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傅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开傳來督脅不已傅言於衆曰上蒙塵托孤于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薰門范瓊以死扞拒不令出傅留宿門下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擾慮變生以危言聾衛士然後益兵擁衛以出于是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聞傳金中已定立張邦昌爲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道簽狀推舉若不從便屠城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

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云是日不書議狀者惟孫傅張叔夜　壬申取傅及叔夜往軍中　二月癸酉吏部尚書王時雍户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官赴秘書省士庶僧道赴朶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戴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吳开莫儔持往軍營御史中丞秦檜不書獨具單狀云金人于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南班宗室自二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　甲戌开儔齎金牒撫文武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為皇帝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録十員

何㮚已下隨上在軍前人並取家屬 戊寅金人遣元隨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是日大元帥府檄諸路云賊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結栰登城之寇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欲我師覩其形勢敵自說謀宜加意往探如窺伺舊城未有退師之意當審覩形勢進至京師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務待重毋致悞國亦無以人兵挑戰自啟敗盟之釁 庚辰康王如濟州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爲敵所殺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千四疋納軍前康王次濟州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昌攝位朝士無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

其節　乙酉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尚書禮部侍郎陳知質尚書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予金繒何有哉願誠亡以塞責二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二帥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爲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薫門有呼於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殺之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

索　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令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外迎拜邦昌用申時入城邦昌與百官交拜于道以鐵騎衆送及門而還以付范瓊即入慧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廳　丁酉金人奉册寶立邦昌百官等會于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門畔爲昏瞶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畧曰咨尔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illegible]訖金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却輦弗御步陞殿于御床西側别置一椅坐

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通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　乙巳邦昌往青城謝金人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樓櫓其四乞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爲號稱大楚皇帝其七乞借金銀犒賞金人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澂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

局官秘書省官等亦從之先是金人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回者皆平日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㮚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回令舉家北遷　癸丑金人歸馮澥曹輔譚世勣孫覿汪藻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二使隨同入齋到金人書云自來所取金帛皆是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困科括之急且重困于斯民亦議權止令出榜曉諭　丁巳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斡离不軍護送由滑州

路進發　戊午金人漸下城令戸部尚書邵溥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敵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僞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率驅而北　己未金兵下城盡絶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金營辭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　夏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車駕北行皇后皇太子偕行黏罕軍護送由鄭州路進發　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令戸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中金帛猶多踐之如糞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四十九

欽宗皇帝

高宗渡江

靖康元年十二月壬戌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餘見上二年四月庚申朔車駕北狩辛酉金營始空先是朝請郎徽猷閣待制知信德軍黄潛善遣探事人張宗至京師宗得邦昌僭號文金人僞詔邦昌僞赦迎立太后書各一紙康王讀畢往麟嘉堂與僚屬呼問之慟哭乃歸時潛善建議自山口鎮過兗州抵宿州駐軍謀渡江左輜重先鋒至山口三軍籍籍乃不果行王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請曰此將臣職耳大王乃宗廟

社稷所係不可輕舉王謂耿南仲等曰斯報國之秋也宜奮忠義邀擊歸路於是布檄并撤副元帥宗澤從河南北兵依應指揮　癸亥耿南仲汪伯彥黄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梁揚祖黄潛厚等率文武官吏勸進康王涕泣不受曰與二三幕屬共圖北征群僚同請王固辭南仲等又言曰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群心惶惶不早圖之後時有悔願以宗廟社稷為念速繼大統先正尊位乃議奉迎四海生靈延頸以望王復流涕不受諸路帥臣監司郡守推戴表無虛日南仲伯彥等再言曰二聖北狩大王徑欲北征奉迎鑾輿孝悌之誠足以昭假神明何舉不利然異姓僭竊奸雄睥睨群起並爭邦昌身為宰輔受國大

恩大王早爲計彼必拱手聽命倘或後時久假不歸矣王不納　甲子迎元祐皇后於私第入居延福宮邦昌遣蔣師愈等齎咨目至大元帥府書至於王詢師愈等所以來之因對曰邦昌先遣使臣李興潘謹燾等未回聞有元帥府探兵入城固知大王在濟故遣師愈等來是日謹燾及興齎偽尚書省劄子至云四月二日奉面旨差往濟鄆等處訪尋康王所在仰逐處州郡守臣等具軍法文狀申尚書省二年四月二日札後有王時雍李回二押字王問二聖皆如所聞又問邦昌所服曰紅袍玉帶帽子王掩泣左右皆流涕即以札子付謹燾等回曰大元帥府今差使臣潘謹燾李興體問京城訪聞二聖曾幸金營於甚日還京

有脫金營來者供具不一京城即無報應文字未審令在京係是何人主管事務仰開封府具軍法文狀來伺候行遣衆以爲得體　丙寅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齎目稱臣言其大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所以不死者以□君上之□□□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良厚何嘗侍□王使□辭□□□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帥府僚屬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捧寶跪進王謙抑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金兵南下擄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

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去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説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鬧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是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内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爲不然則先次受戮伸

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叛臣也邦昌命一切改正是日開城門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元祐皇后遣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權尚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王覽書因語幕屬曰邦昌知君臣分義免吾與師此為庶幾命移檄諸路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士庶不得擅入京城是日濟州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府言本州四旁望見城中紅光滿天乞王正位於濟時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令諭王往曾密賜馬價珠

子合及王容啟欲決河灌敵人語爲質驗宣和皇后以金鏤寄王及傳王再出使日有宮女招兒見金甲神人擁衛事王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群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次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不稱聖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鐍題以臣邦昌謹封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以狀申請王深拒之　甲戌太后告天下曰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人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思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

之傾危免一城之悕酷乃以疢瘵之質起於閼廢之中迎
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口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
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
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
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眷
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
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
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口漸底丕平用敷告於
多方其深明於吾志是日大元帥府約束比金兵邀請二
聖北去已星夜措置邀迎外敵人先於三月七日抑逼宰

臣張邦昌僭稱僞號今來邦昌奉寶退避所有八日已後稱中原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上如有闕官即具申差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僞冒可疑文字並申審以顔岐爲參謀官滕康周望爲紀實李綱傳檄京師與湖南路安撫使郭三益等會合荆湖勤王之師旬日間集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　乙亥以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爲奉請車駕進發使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副之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大慶殿文武百官再上表　丁丑文武百官三上表　戊寅大元帥府命宗澤部將士于長垣韋城衛南南華防托起發以辛彦宗爲先鋒統制丁順副之祁超前軍統制王瀫副之張瓊左軍

統制孔彥威副之張俊中軍統制趙俊副之苗傅右軍統
制劉浩副之花實後軍統制張煥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
脩護衛入應天　庚辰康王次新興店鄜延路經畧使張
深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至王以光世為都提舉曹輔路
允廸范宗尹以太后詔旨趣進發　辛巳康王次單州
壬午康王次虞城縣西道都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
張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州徑自
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皇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啟
中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衛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
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付南京以俟冊立禮畢遂建朝
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駑下承之宰司當躬率百官赴行在

所欲於二十五日起離前去庶仲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
罪其一行事務並令所屬排辦欲以中書舍人李擢太常
少卿汪藻幹當公事從之　癸未康王次應天府　甲申
康王率下闕八字三殿御容□□時□法下闕十字百司
庶務其半王時雍徐秉哲是日來與服御至南京張邦昌
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　丙戌耿南仲等議曰恭
惟藝祖與殿下誕彌之歲皆值丁亥係天元所屬應有宋
火德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隆今紹隆前烈請改元建炎
　戊子太后遣使齎手書往南京其詞曰吾早緣閑退久
遂燕安托迹琳宮惟務勤於香火棲心道妙□嘗事於朝
廷不謂季年乃逢大變二帝遷辱九廟危疑迫公議以從

攉難私懐之固避暫還宮禁勉處庶性每歷政機如負芒刺第手書之達意慨康國以投誠冀曆歷數之歸深慰寰區之願臣鄭既往冠蓋相望圭寶既將物儀備設丹悃悉期于陳露淵聰猶執於謙冲欲報之誠以日為歲今聞涓辰之吉受册有期將同日月之照臨行布風雷之號令天命所屬黎元咸蹈于驩心口咨既安衰老遂諧于素志

五月己丑朔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遙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五十